

虎丘茶经注补（明）陈鉴著

一之源

[经]茶，树如瓜芦。（注：瓜芦，苦苧也。广州有之。叶与虎丘茶无异。但瓜芦苦耳。）花如白蔷薇。（注：虎丘茶，花开比白蔷薇而小，茶子如小弹。）上者生烂石，中者生砾壤。（注：虎丘茶园，在烂石砾壤之间。）野者上，园者次。（注：虎丘野而园。）宜阳崖阴林。（注：虎丘之西，正阳崖阴林。）紫者上，绿者次；笋者上，芽者次；叶卷上，叶舒次。（注：虎丘紫绿，笋芽卷舒皆上）。

[补]鑑亲采数嫩叶，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，真作豆花香。昔之鬻虎丘茶者，尽天池也。

二之具

[经]籬、篮、筥，以竹织之，茶人负以采茶。（注：虎丘山下竹佳籬小，僧人即茶人。）灶、釜，甑。（注：虎丘焙茶同。）杵臼、碓，规、模、椀、承、台、砧、碾。（注：唐宋制茶屑同，今叶茶不用。）芘莉、莠葭，以小竹，长三尺，躯二尺五寸，柄五寸，篾织方眼。四者大小不一，以别茶也。

（注：虎丘同。）棚，一曰栈，以木构于焙上，编木两层以焙。（注：虎丘同。）茶半干，贮下层，全干，升上层。（注：虎丘同。）串，一斤为上串，半斤为中串，四两为小串。（注：串，一作穿，谓穿而挂之。虎丘同。）育，以木为之，以竹编，中有桶，上有覆，下有床，旁有门，中置一器，贮煨火，令媪媪然。江南梅雨时，燥之以炭火。（注：虎丘同。）

三之造

[经]凡采茶，在二三四月间。茶之笋者，生烂石土，长四五寸，若薇蕨始抽，凌露采之。茶之芽，发于丛薄之上。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，选中枝颖拔佳。其日有雨不采，晴有云气不采。采之，蒸之，焙之，穿之，封之，茶其干矣。（注：与虎丘采焙法同。但陆《经》有捣之拍之，今不用。）茶有千万状。如口靴者，蹙缩者；犁牛臆者，廉檐然；浮云出山者，轮困然；轻飏拂水者，涵澹然，此皆茶之精腴。有如竹箨者，其形篿然；有如霜荷者，厥状委萃然，此皆茶之瘠老。自口靴至于霜荷八等，出膏者光，含膏者皱；宿制则黑，日成则黄；蒸压则平正，纵之则坳垤。（注：虎丘之品，真如口靴至拂水制之，精粗存乎其人。）

[补]黄儒《茶录》：一戒采造过时，二戒白合盗叶，三戒入杂，四戒蒸不熟及过熟。（注：谷雨後谓之过时。茶芽有雨，小叶抱白，是为盗叶。杂以杨、柳、柿，是为入杂。）

[经]泉水上，天雨次，井水下。（注：虎丘石泉，自唐而后，渐以填塞

，不得为上。而憨憨之井水，反有名。)

[补]刘伯刍《水记》：陆鸿渐为李季卿品虎丘剑池石泉水第三。张又新品剑池石泉水第五。《夷门广牍》谓：虎丘石泉，旧居第三，渐晶第五。以石泉泓淳，皆雨泽之积渗，窆之潢也。况阖庐墓隧，当时石工多闭死，僧众上栖，不能无秽浊渗入。虽名陆羽泉，非天然水，道家服食，禁尸气也。

鑑欲浚剑池之水，凿小渠流人雀涧，则泉得流而活矣。李习之谓：剑池之水不流为恨事，然哉。

五之煮

[经]山水乳泉，石泓漫流者，可以煮茶。（注：陆羽来吴时，剑池未塞，想其涓涓之流。今不堪煮。）汤之候，初曰虾眼，次曰蟹眼，次日鱼眼。若松风鸣，渐至无声。（注：虾蟹鱼眼，言内水沸之状也，声如松涛，渐缓，则火候到矣。过此则老。）勿用膏薪爆炭。（注：干炭为宜，干松筴尤妙。）

[补]苏廙传：汤者茶之司命，若名茶而滥觞，则与凡莽无异。故煎有老嫩，注有缓急，无过不及，是为茶度。陆平泉《茶寮记》：茶用活火，候汤眼鳞鳞起，沫饽鼓泛，投茗器中，初人汤少许，使汤茗相投，即满注，云脚渐开，乳花浮面，则味全。盖唐宋茶用团饼碾屑，味易出，今用叶茶，骤则味乏，过熟则昏渴沉滞矣。

[经]器用风炉、炭挝、鍤、火夹、纸袋、都篮、漉水囊、瓢碗、涤巾。

[补]锡瓶。宜兴壶，粗泥细作为上。瓿盎，哥窑，厚重为佳。瓶壶用草小荐，防焦漆几。

六之饮

[经]茶有九难，曰造，曰别，曰器，曰火，曰水，曰炙，曰末，曰煮，曰饮。阴采夜焙，非造也；嚼味嗅香，非别也；膾鼎腥瓿，非器也；膏薪爆炭，非火也；飞滩壅潦，非水也；外熟内生，非炙也；碧粉缥尘，非末也；操艰搅遽，非煮也；夏兴冬废，非饮也。（注：今不用末，当改曰：纸包甕贮，非藏也。）

[补]陆平泉《茶寮记》：品茶非漫浪，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。故其法独传于高流隐逸，有云霞泉石、磊块胸次者。

陈眉公《秘笈》：凉台静室，明窗净几，僧寮道院，竹月松风，晏坐行吟，清谈把卷，茶候也。翰卿墨客，缙流羽士，逸老散人，或轩冕而超轶世味者，茶侣也。

高深甫《八笺》：饮茶，一人独啜为上，二人次之，三人又次之，四五六人，是名施茶。

鑑谓：饮茶如饮酒，其醉也非茶。

七之出

[经]浙西产茶，以湖州顾渚上，常州阳羨次，润州傲山又次，苏州洞庭山下。（注：不言苏州虎丘，止言洞庭山，岂羽来时，虎丘未有名耶。）

[补]《姑苏志》：虎丘寺西产茶。（注：虎丘寺西，去剑池不远，天生此茶，奇。且手掌之地，而名于四海，又奇。）

唐张籍《茶岭诗》，有“自看家人摘，寻常触露行”之句。朱安雅以为，今二山门西偏，本名茶岭，今称茶园。张文昌居近虎丘，故看家人摘茶。又可见唐时无官封茶地。）

八之事

[经]《吴志·韦曜传》：曜饮酒不过二升，皓初礼曜，常密赐茶彘以代酒。又刘琨《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》：吾体中愤闷，常仰吴茶，汝可置之。

[补]鉴按：《茶经》七之事多不备，如王褒《僮约》：武阳贩茶；许慎《说文》：茗，茶芽也；张华《博物志》：饮真茶者少眠；沈怀远《南越志》：茗，苦涩，谓之过罗。四事在唐以前，而羽失载。

羽同时常伯熊，临淮人，御史大夫李季卿，次临淮，知伯熊善煮茶，召之。伯熊执器而前，季卿再举杯。至江南，闻羽名，亦召之，羽衣野服而人，季卿不为礼，羽因作《毁茶论》，为季卿也。

国初天台起云禅师住虎丘，种茶。徐天全有齿谪回，每春末夏初，入虎丘开茶社。

吴匏庵为翰林时，假归，与石田游虎丘，采茶手煎对啜，自言有茶癖。

文衡山素性不喜杨梅，客食杨梅时，乃以虎丘茶陪之。罗光玺作《虎丘茶》记，嘲山僧有替身茶。

宋懋澄欲伐虎丘茶树。钟伯敬与徐元叹，有虎丘茶讯，谓两人交情，数千里，以买茶为名，一年通一信，遂成故事。伯敬筑室竟陵，云将老焉，远游无期，呼元叹贾余力一往，元叹有答茶讯诗。醉翁曰：茶树一种人地，不可移，移即死，故男女以茶聘，朋友之交，亦然。钟徐茶讯，是之取耳。闻元叹有奠茶文。谭友夏《冬夜拜伯敬墓诗》云：姑苏徐逸士，香雨祭茶时。又有诗寄元叹云：河上花繁多有泪，吴天茶老久无香。正感二子之交情也。

九之撰

[经]鲍令暉有《香茗赋》。

[补]宋姑苏女子沈清友，有《续鲍令暉香茗赋》。（注：见杨南峰手镜。）鉴有《虎丘茶赋》。（注：见赋部。）

唐韦应物《喜武丘园中茶生》诗：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。此物信灵味，本自出仙源。聊因理郡余，率尔植山园。喜随众草长，得与幽人言。

张籍《茶岭诗》：紫芽连白叶，初向岭头生。自看家人摘，寻常触露行。

陆龟蒙《煮茶》诗：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。时于浪花生，并下蓝英末。倾余精英健，忽似氛埃灭。不合别观书，但宜窥玉札。

皮日休《和煮茶》诗：香泉一合乳，煎作连珠沸。时看蟹眼溅，乍见鱼鳞起。声疑松带雨，饽恐生烟翠。尚把沥中山，必无千日醉。鉴按：皮陆茶咏各十首，俱咏顾渚，非咏虎丘也。但二公俱踪迹虎丘，摘其一以存虎丘茶手。

国初王璠《赠天台起云禅师住虎丘种茶》诗：上人住孤峰，清闲有岁月。袖带赤城霞，眉端凝古雪。种茶了一生，经纶人萌蘖。斯知一念深，于义亦超绝。

罗光弼《观虎丘山僧采茶作诗寄沈朗倩》云：晚塔未出烟，晓光犹让露。僧雏启竹扉，语向惊茶寤。云摘手知肥，衲里香能度。老僧是茶佛，须臾毕茶务。空水澹高情，欲饮仍相顾。山鸟及闲啼，松花压庭树。

陈鑑《补陆羽采茶诗并序》：陆羽有泉井，在虎丘，其旁产茶，地仅亩许，而品冠乎罗齐松萝之上。暇日游观，忆羽当日必有茶诗，今无传焉，因为补作云：物奇必有偶，泉茗一齐生。蟹眼闻煎水，雀芽见斗萌。石梁苔齿滑，竹院月魂清。后尔风流尽，松涛夜夜声。

钟惺《虎丘品茶》诗：水为茶之神，饮水意良足。但问品泉人，茶是水何物。饮罢意爽然，香色味焉往。不知初啜时，何从寄遐想。室香生炉中，炉寒香未已。当其离合间，可以得茶理。

崔浩《封茶寄文祠部》诗：细摘春旗和月焙，晨兴封裹寄东曹。秋清亦可助佳兴，白舫青篋山月高。

刘凤《虎丘采茶曲》：山寺茶名近更闻，采时珍重不盈斤。直输华露倾仙掌，浮沫春瓷破白云。

陈鑑《虎丘试茶口号》：蟹眼正翻鱼眼连，拾烧松子一条烟。携将第一虎丘品，来试慧山第二泉。

吴士权《虎丘试茶诗》：虎丘雪颖细如针，豆荚云腴价倍金。后蔡前丁浑未识，空从此苑雾中寻。响停唧唧砌虫余，■■吹云绕竹庐。泉是第三茶第一，仙芽传里未曾书。

朱隗《虎丘采茶竹枝词》：“钟鸣僧出乱尘埃，知是监司官长来。携得梨园高置酒，阊门留着夜深回。”“官封茶地雨泉开，皂隶衙官搅似雷。近日正堂偏体贴，监茶不遣掾曹来。”“茶园掌地产希奇，好事求真贵不辞。辨色嗅香空赏鉴，哪知一样是天池。”

十之图

[经]以素绢，或四幅，或六幅，分题写之，陈诸座隅，则茶之源、之具、

之造、之水、之煮、之饮、之出、之事、之撰，俱在图中，目击而存。

[补]李龙眠有《虎丘采茶图》，见题跋。沈石田为吴匏庵写《虎丘对茶坐雨图》，今在王仲和处。王仲山有《虎丘茗碗旗枪图叙》。沈石天每写虎丘图，四面不同，春山秋树，夏云冬雪，种种奇绝。鉴兹补陆不图而图，庶不没虎丘茶事。